

壯  
悔  
堂  
文  
集

壯悔堂文集卷之二

賈開宗靜子

同里

選

徐隣唐爾黃

閱

徐作肅恭士

宋 華牧仲

序

梅宣城詩序

余昔歲偃居鄉里客有自宛來者曰而知梅子  
朗三乎登高能賦感遇爲詩騷雅之材跨漢軼  
梁鄒枚吾丘之亞也及余涉江滸棲金陵採覽  
人物披尋故舊爲余言梅子者以十數皆當世

賢豪長者一日方子密之過旅邸夏雲忽來陰  
雨相接解衣燕坐爰出執扇以示余扇有書畫  
無款表書法創動勢若驚鳥之斜飛畫格蕭疎  
體侶落霞之孤逝詩則過虎丘弔貞娘墓所作  
情思幽涼風期秀勁振絕步於區中結遐韻於  
塵外三復詠誦頌爾天宇若霽重靈自遣余徘徊  
歎絕海內才子賴有斯君密之顧視而笑此  
又○手○妙○卽宣城梅子朗三也方寄僧房授諸生去此可  
數里子其識之余乃權秦淮之小艇訪天界之

古剎烏語重吟石躡藤臥遙望乎一童當戶旋  
聆乎逸嘯出林寒其帷室邇人遐穆如清風颯  
梅子朗三在焉嗟乎余與朗三聲氣有素矣今  
乃得握手豈不重稱愉快哉相與道平生訂趨  
向大而人品學術之分別細及文章詩賦之指  
歸循厥源流均爲同撰益信曩者客談之不謬  
而大江南之多君子也嗣是則春草欲碧秋水  
始波攜手莫愁之湖振衣鷄鳴之巔山暝曉煙  
露溥明漢靡不與朗三偕每暇必授詩使余讀

之詩備諸體觸諷骨事則屈子憔悴之容哀激  
爲骨傾舒懷慄斯杜老頓挫之致沉鬱有神追  
論逞昔而傷音微之不見想人琴之如今擬西  
州半夜之咏窮其俯仰以寫流連則發明月之  
輝光嬰妖女之窈窕齊美酒十千之篇極爲跌  
宕長短歌律胥臻精妙而余斷之以一辭則云  
採六代之華獨存規矩標三唐之製此是隆初  
而已夫當世之爲詩者衆矣或侈衣冠之威儀  
則千幅同裁或叩響籟於寂寞則新聲競奏寧

非所謂煙墨不言。菱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揮  
襞。故煩雜而無當哉。竊意我皇明大雅將興。

作者虛左儻朗三而及昔射策入格潤色鴻寶  
天下當共以此事屬之。居無何朗三被放踉蹌  
西去。余亦眇帝闕而愁予淹貂裘之空。敲歌彈  
鋏賦歸來。駕我虺隤游茲川路。使朗三在旁登  
山望海而作遠別離之曲。對此茫茫百端交集。  
又不知其何從已。後將年餘所而朗三念故羣  
之。索居假素羽乎。修途貽余詩曰。昔季別君秦

後○述○處○興○會○入○神

倣○惻○欲○絕

淮樓冷香搖落桂華秋冷香者余棲金陵所與  
狹斜遊者也其二章曰今季思君梁王園百草  
已綠蝴蝶翻余瞻覽物序憂自中來蓋聚散之  
移我情也如此乃記余與朗三定交本末以報  
朗三謂子詩成其以此序之吾黨之同志者見  
余與子之離合聚散飄忽不得志於世必且嗟  
歎彷徨淫佚而不能已已也嗟乎君有此才其  
生孝武之世哉

全以氣韻行文淋漓振宕不覺其排  
恭士

八陣圖序

余多賈生開宗年逾五十老矣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許得爲宰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爲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余則謂有取焉而爲之序日嗚乎今天下隱憂蓋在於文臣之望淺而武臣之志驕不知其所終矣陸賈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爲相不必讀書身先險阻策合羣力能不思害人之功者名相也爲將

此○非○無○故○之○言○

大○綱○領○



不必善騎射粗知古今遇大變而不挫者名將也。今天下急急論將哉。漢祖之明不難於拜壇下而難其所拜者。韓信闔廬之信不難於斬寵姬而難於識孫武而任之。天下而有韓信孫武宜使之專制千里。豈當更有確不可易開府位其上。中貴觀軍容掣其肘也。天下而無韓信孫武又何取於諸將而羣委之以旌節倚之若長城也哉。今天下宣蘄握重兵豫楚多元帥而鳴鏑在郊埃火目連未央然則收其所爲旌節撤其所爲長

城卽外患不靖內憂不滅而國家省金錢之費  
人民免首功之慘亦未始非勿藥而愈病也余  
所以終願今天子之右文而左武也雖然今  
之以文臣任武事者朝則樞府藩則撫軍吾皆  
得而見之矣大約多歷年所而得之又或以盤  
錯之地狡利者善避更授鈍者此其胷中豈異  
伍卒而乃使諸大將肩蟒圍玉相與拜跪之固  
宜爲其所輕而日有憤噪之變也雖日推轂鑄  
印於以稱曰文飾則得矣哉亂則未也嗚乎葉

公好龍而龍至燕王市馬而馬來我國家地廣  
入衆而僦儻非常之畧寂焉無聞將果無人言  
之耶抑無人用之耶豈天未悔禍而人未厭亂  
耶又豈人之建功立業各有其肯而急者不可  
以緩緩者不可以急耶何賈生之且老而尚託  
於其言也

文臣望淺武臣志驕明遂以此亡國朝宗經  
濟往往具此觀者不可徒以文求之

恭士

曼翁詩序

曼翁詩以大晉齋名者別于晉齋也晉齋者何  
曼翁之弟雜庸子自署也雜庸子曰余蓋嘗過  
大晉齋云大晉齋不爲陳設中惟藏太史遺翰  
旁置酒器主人必醉後發策一覽卽已少不酬  
醉則廢書然而所讀書醒者不解卽醒而日事  
諷詠者愈益不解肯共酒徒二三人長嘯而已  
性好詩又懶爲詩或一日而爲數篇取給興會  
不工應接少而十五歲能詩至今十餘年而脫

稿存者止數十篇。繼乃謁帝都。瞻王氣。弔金臺。  
歌易水。傷行旅。乎在途。念倚閭。兮叱馭。馳驅十  
數日。而賦詩二百餘篇。今又年餘止。倡和二十  
餘篇耳。蓋詩以言志。古人感遇而申懷。厥有以  
也。夫曼翁以偉博敏麗之才。嶽峙歷落之骨。而  
憤憤是伍。揮嗣宗窮途之淚。彈中散廣陵之操。  
苟可以發茲深響。振我逸情。雖逆世斯吐之矣。  
若夫馳情物外。應翔寰中。茂弘未聞于著作。安  
石不傳其詞。致將無煩簡同。歸顯晦。一是耶。故。

作者必有懷而序者良有感也。今日者捨懷兵此是火奔走放廢以憤憤所言必將曰戒酒却悔吝文、章、快、感、亦、是、輕、感、不、可、不、知焚詩謝是非然而當世之達官貴人與夫腐儒豔子不飲酒不賦詩者何限吾亦行見其同腐於草木矣。雜庸子序言未畢聞聲有軒然者起而視之曼翁醉已。

此與梅序皆朝宗十五年舊作余從其焚棄之餘特爲檢出以誌文體之變亦以其氣韻生動不爲風華所掩也要之梅序自勝恭士

孟仲練詩序

歐陽修曰天下嘗不乏奇偉非常之士而消磨  
老死於山林之間卒不得而見者天下無事無  
繇知之也然則豈有有事而不及見者歟必世  
之無其人也抑有之而世未必求耶或此人猶  
將終求於世而世猶將終見之耶或此人亦將  
終退而老且死於山林竟不必其見耶嗚乎是  
皆未可知也然慎勿謂無其人也○何○等○力○量○余蓋得於大  
梁孟覲孟君前十年來雪苑其昔吾郡方完盛

其文人能爲辭賦吳伯裔伯胤徐作霖張渭侯  
方鎮之徒皆在而余與賈開宗者尤晨夕與諸  
子賦詩一夕孟君後至吳伯裔未之識也孟君  
論詩雄邁驚其座人伯裔前與之言亦輒絀乃  
大驚問是豈大梁人孟觀者耶賈開宗曰是固  
然吾知孟君久矣諸君試取其詩觀之豪宕感  
激頓挫沉渾殆學杜甫者孟君爲人個儻好經  
濟大畧嘗困于酒兩目不闔如綫然論議英發  
則瞬瞬然張其光射人吾郡垂陌之前三日乃



賦詩別其爰人自驅其驢而北渡河曹人劉澤清者知之會燕京陷賊國家驅之代立而江

南亦更立故主澤清乃廷薦孟君以爲職方郎

命以出使蓋所謂弘光元年也每○限○感○慨○是○有○意○借○第○昔左懋第仗節

不返廷臣當繼遣者皆惶恐哭泣不肯出金陵

門獨孟君慷慨行未越境明遂以亡澤清方守

淮安泛海去孟君以詩貽之亦不肯從也已而

澤清竟歸朝久之坐法死矣孟君則徒步歸其

鄉益得爲詩顧當世無知其詩者輒復過雪死

遊而吳徐張侯之五子皆沒獨余與賈開宗在  
南皮西州並必逾此  
孟君凡四來雪花每來則必有零落湮槩之感  
其四來也則開宗亦病而徐作肅者崑出與之  
論詩徐作肅曰孟君之詩豪宕感激頓挫沉渾  
殆真能學杜甫者開宗之言是也於是侯方域  
論曰作肅其知詩乎夫孟君生平數遭興廢皆  
身與之固宜其痛切以憤怨悱以怒而其爲詩  
顧能遣于道不以自累望之也厚而測之也深  
是豈猶夫世俗之苟作者耶余卽以詩觀孟君

亦所譜奇偉非常之士也。天下方急得人，卽尊  
一不得，卽孟君者而亦進之，可不謂之求之耶？  
而孟君則若將終無求于世者，其必退而甘老  
且死于山林無疑也。然則世之終不得而見之  
而遂謂之無其人者，固其所也。嗚乎！世果無其  
人耶？孟君之詩固在，惜不得歐陽修者見之也。  
大段是歐然全歐之神，兼韓之氣，以驅遣處  
勁而肆也。 恭士

贈宋子昭序

今夫以孺子之年而循循然而莊莊然逆計其  
後可以至於大成者其有之乎曰有之視其父  
然則孺子之年且循循然且莊莊然逆計其後  
可以至於大成者果有之乎曰有之視其師若  
父人乎通可此也宋子昭者相國之子而賈子開宗之弟子也  
余於宋氏世有肺腑親而受知於相國最早凡  
相國生平行事皆能耳而目之其德業之在天  
下者姑無論其一端先是相國屬疾國之人

以小事

見大

或以醫來或以卜或爲之禱於國之社稷余曰  
何患相國清慎而恕清則有餘福慎則能養其  
性命恕則無陰禍是殆以耄耄之齡冒其後人  
者也相國何患已而疾愈又旬日子昭入於座  
吾聞相國之教子昭曰吾無厚田宅以貽汝今  
天下又不重門第如王謝崔李韓呂之屬能以  
其世顯汝惟力學則可不然無以異於市夫傭  
兒也吾有執爨賈子者汝其師之賈子則又朝  
夕進子昭而教之曰能三復相國之言乎相國

清○翻○作○昌○黎○廿○九○日○上○字○相○書○

無厚田宅以貽汝。今天下又不重門第如王謝  
崔李韓呂之屬。能以其世顯。惟力於學。則可不  
然。無以異於市夫傭兒也。子昭皆書諸紳。不致  
忘。嗚乎。子昭豈可量哉。蓋吾之所爲。視其父與  
夫。視其師。若受者。諒矣。夫或曰。世固有賢父之  
子。良師之弟子。而未必如子昭者。是子昭偶然  
也。余曰。不然。獨不見子昭之兄牧仲者乎。牧仲  
年未二十。博學能文章。詩歌筆翰。動天下望。而  
卽之。溫其如玉。是以相國爲父。而賈子爲師。若

爰○者○也○吾○一○見○於○牧○仲○又○見○於○子○昭○然○則○子○昭○  
非○偶○然○也○詩○曰○因○心○則○爰○則○爰○其○凡○子○昭○有○焉○  
看其通篇提掇處真有生龍活虎之狀

靜子

通篇止子昭皆書諸紳不敢忘七字是王餘  
皆客 恭士

王瑞信文序

達余輩起雪苑中爲文江左謬推之所謂吳侯  
徐劉者是也會遭兵革三君子者皆早折余獨  
歷流徙間關以歸則見里人所爲文大異於昔  
皆競爲新異絕不知世有所謂大家之文若震  
川萊峯者余雖強與之言輒口應心以爲怪余  
因自歎其力衰而孤終不得致雪苑之文如曩  
者三君子之昔已又竊念曩者之文乃吾雪苑  
三百年文物相承見大氣運委積鬱勃而昌明適與



之會而非余輩之所能爲也。意者今天下休息  
方始興起，猶未力教化，猶未至歟？或亦必有能  
爲鬱勃昌明之文，而懼其不合於世，乃隱伏而  
未出，或出矣而當世果無有能賞拔之者，遂鮮  
所知名。余雖欲求之而不可得見也。有王子瑞  
信者能讀古人書得其大意，其爲文皆從規矩  
簡練出之，變態百出，卒軌於正。今歲之秋，客有  
自其城携王子之文而隱其名，以示余者。余讀  
未竟，決其非余里人，客問何從知之。余曰：今古

之分豈特淄澠之辨里中文不尚古人客所攜  
文不類今人不難知也客曰良然是出黍丘黍  
丘故有崔令君彭司法皆能以如此文取高科  
此王子之所信而持以應世者也余曰不然黍  
丘之文更有魏子敏禘令君司法未有以易也  
魏子今窮且老使王子但信令君司法之遇必  
不能信魏子之不遇能信魏子之不遇又豈屑  
屑焉以其文章之得失問人者耶余視其光焰  
蓋猶逼吾雪苑三君子而進於震川萊峯之間

者也。嗚乎！文章之盛衰，氣運由之；其革以來，其衰也久矣。卽有能爲之者，必不合於古，合於古，必不遇於昔。既合乎古，又遇乎昔，物極必變，由變而盛，以應鼎革，豈非觀於人文，以化成之日乎？用能輔翼乎氣運，鬱勃而昌明者，王子賁哉！天下且然，余私幸不見怪於里人矣。

極周匝極自然神法兩到 恭士

爲司徒公送王博士序

昌黎韓愈曰孰能養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而吾君吾相舉鯁鯁然而自爲之其效不過數人而止夫其不事鯁鯁之勞而天下之材乃歲蔚然敬應待用不可勝窮者凡爲天下得師故也故能爲吾君吾相振作輔翼以成天下之材師道爲大而吾君吾相博咨而慎擇之以寄天下之人材者師之官爲尤重然則苟

自接冒黎語至此凡五轉具見波瀾

非其人以道自處進禮退義不失其正者殆不足與此也。邾鄆王先生掌教吾郡居一季郡士化之吾君吾相嘉先生之績遷其秩先生喟然曰吾之朝夕一官者誠以今天下鼎革方始學校未興欲廣布國家菁莪之澤豈爲五斗米折腰哉。遽解組歸是日也諸弟子數百人徒步奔走挽先生車。朝祖帳垤澤門外先生顧謂諸弟子曰天下危者易安亂者易復惟人材隳壞不可一日收拾其爲危且亂者深足憂吾自爲計

生嘗嘗竊見而慨於中久矣每願得一身教之  
今吾弟子皆濟濟從此相期勉自鑒立吾之所  
以報吾君相者庶其少竒乎於是諸弟子再拜  
謝教先生盡酒一卮登車而去清經老人聞之  
曰旨哉先生吾師乎吾師乎君子未有不一與以道自處一從應自審  
其材而能成就天下之材者人之材具或大成  
小難以逆見惟風采隱然伸已而行不回惑於  
利祿所謂養望於澹泊者其所到未可量也先  
生雖去而天下之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良不

少矣。然則如先生者，又豈必朝夕一官而後可  
以代吾君、吾相、教養天下之人材耶？

不必問其切當，自是本論文若一筆寫成照

映井然瀟灑悅人

恭士

文情澹宕古樸，論師道煞有關係

爾黃

樓山堂遺集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  
昔文章散佚而常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  
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  
毀戒之恐後嗚乎使其言而可毀則採薇之歌  
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日星  
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摧  
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  
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



日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用先少保公之賜鑑  
皆不可問獨守此一集以報亡爰卽有同志欲  
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乎彼成周盛昔殷頑在  
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  
如陳子者抑蘇薇而哀彼童吾又不知今古人  
果誰不相及也抑豈<sub>伊、帶、一、可、勢</sub>嶺山之文或有以遠過於  
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己十五年其文  
集皆前己卯作者蓋三十年餘矣當明神宗  
嘗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

蚤見也。迨其後，天狼墮，鼠禍機將發，其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于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昔方泯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終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

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卽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卽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

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昔，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

未至斷頸絕脰以死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

隻字，皆愛而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

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

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乎，可以知樓

山矣。

讀一過心摧色動直是流連稱佳亦不能名

其所以佳也

恭士

章法極斷續離合之妙

蕭子

戴黃門詩序

去○何○等○起○法

司○徒○公○嘗○語○小○子○曰○昔○者○自○烏○程○相○而○我○明○之○  
亂○兆○自○武○陵○相○而○我○明○之○亡○決○矣○然○烏○程○猶○有○  
言○之○者○沒○至○武○陵○爲○積○威○所○劫○拾○補○幾○空○無○人○  
僅○有○一○詞○臣○引○大○義○而○早○見○其○不○可○用○力○爭○于○  
廷○者○戴○黃○門○也○小○子○志○之○然○黃○門○先○生○豈○言○之○  
而○天○子○不○能○用○我○明○遂○展○轉○卒○以○亡○先○生○乃○  
歸○臥○陽○羨○築○陶○庵○而○居○之○自○此○不○復○與○世○人○相○  
見○亦○不○言○會○昔○昔○胸○中○有○所○不○能○忘○者○則○一○寫○

經入詩

之於詩壬辰小子來陽羨司徒公又進而命之  
曰吾向所謂黃門先生在陶庵汝必三選叩之  
至則先生引見授以詩使讀而命爲序嗚乎小  
子不隨侍司徒公於青門幾以所著書達北闕  
正所謂世人也先生顧不以世人命之小子幸  
矣乃再拜而序之曰先生詩名陶庵者以彭澤  
自况也先生果終焉不出豈愧彭澤而時有難  
易則先生尤甚焉其爲詩詩體皆嶄強而森嚴  
澎湃而奇肆不屑屑步趨彭澤若謂之擬陶也

知此詩者也。昔杜少陵生李唐亂代之間，閉關  
氛祲，曾無虛日而避蜀。迺秦能以忠義自持，一  
飯一吟，不忘君父。故其詩多憂憤之思，雄鬱之  
氣。亘古彌今，卓然不朽。其黃門先生之謂乎？夫  
人未有胸中忸怩而發之於言，磊落而光明者。  
此陶庵集之所以傳也。小子歸而述之。結意。  
試拄杖而登南圃之小三峯，立於清容之巔。南  
望蓬蓬然，若有白雲起其下者。殆陶庵之吟處  
耶。

耶

壯解堂文集

序

卷之二

三

起結縹緲行文淨而腴備極烹鍊

恭士



任王谷詩序

侯子過陽羨望見山水之勝歎曰美哉泱泱乎  
此中有人則惟陳子其年足以當之矣已而私  
念曰少保公蔭其後且十世又濟以處士之隱  
德豈關山水陽羨卽無山水而陳氏之有其年  
可知也彼銅官兩湖之聳峙而環流者豈能終  
鬱鬱不一吐其奇哉余必更訪之而任子王谷  
果特出任子神采謾謾骨堅而氣雄橫視一世  
其足以當山水之勝無疑不得志爲詩則又原

本雅音如贈侯子詠古雜詩諸篇音調體裁一不失古人尺寸。示余論詩一章乃知任子攷訂源流窮遠析微非泛作者也。竊謂銅官兩湖既以其千年之鬱鬱而生。任子任子。又日以其胸中之奇歌且嘯焉於銅官兩湖之側。吞吐摩盪樂已極矣。然則又必如何而後謂之得志哉。任子曰。願聞詩之變。侯子曰。余不知詩。知歌日者。寓澄江主人有召毘陵之伶而侑余酒者。全部踏歌官商送奏其一。揚袂而前。喉所欲吐。若或

抑焉其一聲若穿雲按拍吹竹循節而和之不  
及主人曰美哉穿雲者乎余曰彼格格於喉者  
病瘖也瘖者聲在若穿雲者浮也其發也不出  
於丹田按之無着聲久亡矣夫詩亦有然懼其  
標以浮也任子試操琴而歌於銅官兩湖之側  
儻亦有高山流水出而聽焉者乎

神韻悠然韓歐最擅場之作

恭士

陳其年詩序

陳其年有著述材尤工詩往余居梁園去義興千餘里其年再以書來屬余爲論序余報之曰風雅之道於今絕矣得子誠未易此非可卒卒筆墨盡也行當渡江爲吾子言之後三年而余至其年之詩已成數百篇典則高華風致特勝余歎絕謂其年子知明詩之所以盛與所以衰乎當其盛也北地信陽爲之宗而郎耶歷下之輩相與鼓吹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

則公安景陵無所逃罪吳趨諸君卽數十年來  
更變迭出而猶存乎蓬艾之間余家中原稍稍  
解此者蓋中原風氣樸遯人多逡巡不敢爲詩  
惟其不爲詩詩之所以存也其年乃獨於揚波  
導沸之中傑然以古作者自命豈不異哉往雲  
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  
世得其年而三然則風雅之道又未嘗不在吳  
趨也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已卯與舍人論  
詩金陵自以爲盡意無復遺恨由今思之歎有

不得起二君於九原者幸其年獨在是天以鼓  
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夫詩之爲道格調欲雄  
放意思欲含蓄神韻欲閒遠骨采欲蒼堅波瀾  
欲頓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澤章法欲清空一氣  
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不讀萬卷  
豈易言清不被萬卷豈易言清不被萬卷豈易言空哉侯子言未畢  
其年改容起曰二公固讀萬卷者也然則吾子  
所謂歎不得起之於九原者吾知之矣吾知之  
矣因憶余與二君談肯秋浦吳次尾在坐默不

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其年爲收藏其遺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二君雖互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顧蚤於余者十年，此昔所以默不語也。余與其年別八載而良友如三君者皆已死，其年幸各爲識之，以續八哀。夫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之治亂興亡離合存沒莫不畢具，豈僅僅一詠一吟足以盡風雅也。嗚乎！非其年其又誰知之。

行文亦未甚鍊而論詩必不可廢

靜子

陽羨讌集序

壬辰過陽羨其邑之名賢莫不喜予之來而醵  
酒爲會以觴之飲竟分曹賦詩長吟短詠咸極  
其致蓋建安南皮之遺事也因憶己卯寓金陵  
其昔桐城方檢討曾爲讌集徵召同人今乃再  
見此舉且十五年矣檢討之零落殆不可問而  
一昔同事者若吳貴池之蹈刃而灰李華亭之  
賁志以歿梅金吾棲遲于蘭若張修撰歸逸于  
海上風飄煙散畧已如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



悲○從○可○識○矣○嗚○乎○夫○美○酒○十○千○述○詩○見○志○更○唱  
予○焉○和○汝○以○留○連○而○寫○物○此○皆○生○逢○太○平○安○樂  
無○事○者○之○所○爲○也○諸○君○乃○能○于○兵○燹○之○後○收○拾  
點○綴○余○又○適○幸○與○其○間○醉○顏○欲○醜○木○葉○微○脫○豈  
復○知○此○身○在○異○鄉○哉○昔○王○茂○弘○過○江○宴○新○亭○坐  
中○有○淚○下○者○茂○弘○正○色○曰○何○至○作○楚○囚○相○對○論  
者○罷○之○然○其○後○因○循○以○爲○樂○郊○高○者○耽○勝○于○蘭  
亭○下○乃○荒○洒○于○桃○葉○廩○清○鮑○俊○抑○且○徒○然○若○夫  
西○湖○賞○眺○遂○至○直○作○汴○州○益○復○不○足○道○然○則○

亭之泣蓋終愈于子夜之歌也嗚乎今之江左  
視昔日又何如諸君而繹余言其尚亦當吟而  
輟當醉而醒也哉

看其寓意自爾不同

靜子

陳緯雲文序

緯雲之文矯秀高騫吞吐出沒如夏雲多奇如  
秋日山陰道上煙嵐萬狀余雖欲執一體以定  
之不能也文章不歷變不工緯雲日夜讀古人  
書神而明之變豈可窮然吾聞蟻螂變而蟬鳴  
鼈變而飛此變之善者也龍謫變而鯀人感變  
而虵虎此變之不善者也夫文豈有不變亦顧  
其變之何如耳吾願緯雲之審求之也吾曩序  
緯雲之兄其年之文其年年十七今更十餘年

而序緯雲之文緯雲亦年十七何陳氏之少而  
多奇也雖然余幸數見陳氏之少而余且老矣  
緯雲若鑒余之蹉跎而因而求之于其年之精  
進緯雲蓋可畏也哉

尺幅中轉變不窮昌黎之最勝者 恭士

贈陳郎序

陳郎者余幼婿也。名宗石，字曰子萬。先是余與其父定生處士同學金陵。又前則余祖與其祖少保公同年同官御史。同論朱相賡，李相廷機。而余父亦與少保公先後同朝。同救大司寇王紀。同爭紅丸。同忤魏璫。忠賢同削。官方余之與處士同學也。皖人阮大鍼者有宿憾。後六年甲申，大鍼賈綠官兵部尚書，與黨人獄。或謂兩人盍曲謝。皖人余與定生笑不應。忽一日緹校捕

定生去余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間而爲  
求援於練司馬公定生得免乙酉春正月有王  
御史者阿大鉞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昔  
居定生舍旣就逮定生爲經紀其家事瀕行送  
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  
定此纒纒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  
子之身無不同者一版爲出陳君身分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  
幼女妻我季子余妻遂與陳夫人置盃酒定約  
去是皆余女方三歲一版郎方二歲爾其後解纒

里余居梁園定生居陽羨不相聞又五年定  
寓書余曰宗石已能讀書解世事甚念翁未幾  
又寓書復以爲言余方侍老父疾束裝罷者再  
壬辰冬始抵陽羨與定生慰問畢陳郎出揖從  
容如成人就坐則雄談驚其坐客余大喜素不  
能飲酒是日盡數卮陳郎今年十歲與○陳○在○爾○距余與定  
生別昔蓋八年矣嗚乎人生可惜凡所謂百年  
者皆妄也或以兵死或以水火死或以盜賊死  
或以患難死卽幸無是數者而昔賢所謂七日

不汗亦能死人然則人生壯且盛者不過三四

十年耳而余與定生忽忽已閱其八豈不痛哉

顧向皆欲殺吾兩人者安在而吾兩人猶各留

面目相見不可謂不幸也因酒酣撫陳郎背而

告之曰郎名宗石字子萬取萬石君之義也郎

之祖若父皆爲世達人有家法諸昆羣從奕奕

競出又畢萬之後必昌吾以以郎之祖若父卜之

矣然吾聞陳之姓望惟太丘爲最而昔人論之

曰公慙卿卿慙長今以處士之隱德無慙少保



願○郎○他○日○亦○無○慙○處○士○可○也○吾○向○見○郎○郎○在○襪○  
襪○今○已○能○進○而○向○學○郎○使○我○每○見○必○有○所○進○後○  
其○何○慙○之○有○

生死骨肉情見乎辭文之真者自不同

恭士

王彤生詩序

義興蓋有周孝侯云千載馮弔其遺事國士之  
起奇  
風如見今生其地者輒不然嗚乎世變不古何  
其甚也然則生今之世而能不變乎其俗其人  
之大槩亦可睹矣有王孝廉彤生者誠以樸位  
爽以直豪宕而意淡少年多讀書卓有匡濟之  
畧每與余談娓娓不倦余向者遊澄江之館偶  
見彤生詩輒心儀之今則見彤生之人也已彤  
生一日贈余詩數百言其卒章曰與君刺刺語

不休翻使中原傷我懷嗚乎胡爲也哉昔人如

妙在共一有

劉琨溫嶠皆以匡濟爲志不必有意爲詩而詩

卒以傳蓋當吾世而憂時憫俗託物見志非徒

求之聲詠而已意者形生今日亦有所感耶夫

昔人制行立言各自一事不必兼顧人不逮其

言無論已卽使言不逮其人而苟得其誠以樸

上詩

已隱然爲出詩中佳境

伉爽以直豪宕而感激已不失孝侯國士之風

而况形生爲詩又必感遇而進而求之三者之

間安在不與其人相合也然則形生固生孝侯

之里而傳溫劉之詩者也。義興卽爲變古。豈遂無人哉。

不深言詩只就其人上摹寫感歎一番又自

一調 恭士

辟疆園集序

江南藏書之富莫過於常熟錢宗伯家次則錫山顧氏常熟甲申後自上都歸忽不戒於火生平蓄積悉爲灰燼錫山遂獨以其書雄鳴乎書之託其人也殆有神明焉苟藏之且不可而況於著耶錫山故能著書者也余與交者幾二十年每見其心力所注無不盡之於書其先人遺者僅二百卷而後所收乃逾萬卷其著述則自辟疆園選應制文行於天下而日本朝鮮交趾

辰韓之屬無不購傳之其盛如此乃錫山猶若  
有不足者一旦出其爲詩古文以示余曰生平  
殫思苦學盡在於是人向皆非真知我幸子  
爲敘之余竊歎其神於法合調以氣舉蓋自永  
叔子美而後而此種詩文之不傳也百千年矣  
錫山又授余以所註工部詩箋及訂宋以來諸  
名家文始知其寢食源流悉本歐杜而余言適  
與之符也夫文之疎密濃澹各有程度尺寸不  
踰乃爲宗工矯而論之則與其密寧疎與其濃

寧澹詩旨亦然要自有說存焉而非生澁枯寂  
之謂也嘗聞三家之市有延上客者宵旦經營  
妻孥誦諄及出而盤餐肴核殊無下箸非其誠  
不足而力有所絀也更與過衛尉之金谷太傅  
之別墅則木陸畢陳不禁朵頤而前厭飫而退  
矣然則操管之家有口吟一卷書而欲著述于  
萬人見胸中不悉耳目間事而妄意希身後名  
豈不重爲錫山所笑哉

文情獨得極澹永之致

靜子